



季羨林

的世纪人生

Ji Xianlin De Shiji Rensheng

李琴 编

他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在他七十多年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涉足多个研究领域，“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季羨林又是“独具慧眼”的“老石匠”，“可以从石头里敲出金子”，有着将民间大实话锻造成文学语言的“功夫”。他常戏称自己是“满清遗少”，历经清朝、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代，正好是二十世纪的一个缩影。他说自己的一生“没有大激荡，没有大震动，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的经历”。其实平淡中有传奇，严肃中有幽默，是一个“平凡人”的“非凡经历”。他以己心为“一面镜子”，“照出了二十世纪长达九十年的真实情况，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東方出版社

季羨林

Jixianlin De Shiji Rensheng

李琴 编

的世纪人生



他说：「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他说：「我走阳关大道，也走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乔还田

封面设计:王新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季羨林的世纪人生/李琴 编.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3
(飞扬与落寞系列丛书)

ISBN 978-7-5060-2651-2

I. 季… II. 李… III. 季羨林-传记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1043 号

季羨林的世纪人生

JIXIANLIN DE SHIJI RENSHENG

李 琴 编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合众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

字数:206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2651-2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Victory and Loneliness

绪 论

儒雅的教书匠

9月的燕园，是金色的季节，也是全国各大院校开学的时候。在一片绚丽色彩的点缀之中，各地的天之骄子怀着他们那颗赤诚灼热的心，从四面八方云聚燕园。

每当此时，燕园的新生们常常会在学院的树荫小路或者教学楼下看到一位穿旧式中山装的守门人模样的老人。有很多学生是独自一人来学校报到的，得自己扛行李不说，还得忙于四处去打点，十分不方便。因此，在看到那个守门人模样的老人时，有些学生就会请他帮忙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先去报到。老人总是很爽快地就答应了，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虽说是金秋，但9月的北京仍是十分炎热，即便站在树荫下面也是暑气难挡。老人站在树下一等就是好半天，常常热得汗流浹背。有旁人见状，就主动表示愿意帮老人守着行李，但老人总是和善地礼拒：“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

上面的这些情形在北京大学开学时发生过多次，那些学生有时候一去就是两三个小时，但老人仍是十分耐心地等着。直到学生回来，老人把行李交还给他们后，才一脸轻松地离开。然后，在3天后的开学典礼

上，这些孩子就会很吃惊看到那天帮他看行李的老人正端坐在主席台上，他面前的名牌上写着：副校长季羨林。

这就是季羨林，一个真性、真情的人。在国内学术界他是学术大师，是国学泰斗；在他的 6000 多个学生眼里，他是一代宗师，一位值得景仰的人；在妻子眼里他又是一个忠诚的男人，一位值得托付终身的人；在生身母亲、祖国母亲以及师长们的眼里，季羨林是那个永远的红衣少年。但对于别人附加给自己的那些厚重头衔，季羨林从不愿接受，他说自己从来都只是一个教书匠。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季羨林的一生就是在体现着这个道理。

一、永远的红衣少年

2006 年 8 月 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看望季羨林，并对他的 95 岁生日表示祝贺。这一天，季羨林特意穿了一件他很喜欢红色衬衣。温总理对他说：“您今天穿了一件红衣服，非常精神。您现在是红衣少年。”其实，不只是那一刻季羨林是红衣少年，在生身母亲、祖国母亲的眼里，他永远都是红衣少年。

季羨林，1911 年生于山东清平。他从小就喜欢穿红衫，因为觉得喜庆，这个习惯伴随了他一生。在季羨林 6 岁的时候，因为家贫，父母把他过继给了远在济南的叔父季嗣诚。至被过继出去之后，在他的人生中回到母亲身边的记忆只有两次，而且每次都是匆匆见面便又离别，这成为季羨林一生的痛。

从乡下到济南，再从济南到北京，季羨林虽然离母亲越来越远，但他却时刻想着将来有能力了一定要把母亲接回自己的身边，孝顺她。古

人曾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话残忍地应验在了季羨林身上。没有等到他拥有独立经济能力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季羨林后来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他一直都有一个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季羨林报名后不久，便得到了录取通知，随即远赴德国。在德国的十年间，他从研究生念到了“博士后”。1941年季羨林获得博士学位，而长久的思乡之痛令他一度尝试回国。但，当时的德国已经陷入战乱，季羨林两个恩师之一的瓦尔德施密特教授被征入伍，只剩下西克教授仍然孜孜不倦的教导着他，想到自己一离开德国，就无法再见到这位像父亲般的恩师时，季羨林陷入了矛盾的心情之中，他既想留在年迈的西克教授身边照顾他，又希望早日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去。后来，终因二战爆发的缘故，季羨林未能离开德国。

由于其时处于战争期间，德国物资缺乏，季羨林几乎天天都是饿着肚子，做梦都梦见家乡的花生米，但他却决定要给年迈的西克教授增加点营养。为此，在生活异常艰难的时刻，他却省下了自己一两个月的奶油，又用少得可怜的薪水买了面粉、鸡蛋以及一斤白糖，然后到当地最有名的糕点店烤了一个蛋糕。当他像捧宝盒一样把蛋糕捧到西克教授家里时，这位老人诧异不已，他从季羨林手里接过蛋糕，感动得连“谢谢”都说不出来了。在那一刻，季羨林忘了自己的饥饿和苦恼，恩师的笑容就足够他快乐很久了。

虽然不忍心离开恩师，但作为海外游子，思乡之情尤为深刻难耐，季羨林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季羨林挥别恩师，即经瑞士东归，回到了阔别十年之久的祖国母亲的怀抱，这对他而言，正是“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

正如季羨林自己所说，他是典型的性情中人，对事真，对物真，对情真。“真情、真实、真切”是他一生的处世原则。季羨林对生身母亲的爱、对师长的爱、对祖国母亲的爱，很真实地展现了他那博大的胸怀和深厚的爱国情怀。

二、学术大师

很多人称季羨林为“国学大师”。其实，季羨林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不从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不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古代文学。而其的主要研究领域和最在行的，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难题。

季羨林的研究对象，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学、美学、艺术、宗教、文化交流，甚至科学技术等众多领域。在他留学德国期间，所学课程和汉学几乎完全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等语言的学习和研究上。

十年“文革”期间，在“无人接触”的日子里，季羨林偷偷地翻译了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历经五个孤苦难耐的寒暑之后，他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译成中文，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造了一座丰碑。之后，季羨林还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在这本书里，他纪录了自己在“文革”期间所经历的一切，字里行间凝结了他对于人性的思考和对苦难过往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情，让人看过之后生出万千感慨。季羨林在晚年时，还出版了11部学术著作、

撰写了 200 多篇学术论文，并且在中国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东西文化交流、梵语与佛教史研究等十多个学术领域和层面上取得辉煌成就，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

此外，季羨林于 1946 年在北京大学创建了“东方语言文学系”，1992 年更名为“东方学系”。多年来，季羨林对国学的许多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和卓著的成就，他还多次指出，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东方文化的基础和代表。

加之季羨林国学功底深厚，又懂多门外语，且见多识广、阅历丰富，因此他写起散文来也是挥洒自如，新意迭出，让人看过就欲罢不能。

所以，单从某一方面来赞扬季羨林是不够的，他不只是一位“国学大师”，也不只是一位“语言学家”，更不只是一名“散文家”，他是“学术大师”。

三、谦谦君子

季羨林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

1929 年，18 岁的季羨林受叔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了亲。妻子彭德华比他大 4 岁，只念过小学。这是一段简单平实的婚姻，一个是尽责的丈夫，一个是尽职的妻子，两个人互敬互重地携手到老。直到季羨林《留德十年》出版后，人们突然从这段简单的婚姻中看到了一个高大的男人形象。季羨林与彭德华的婚姻看似圆满，但事实上令季羨林终生遗憾的却还是他的婚姻。尽管季羨林对妻子十分敬重，但敬重是一回事，爱却又是另一回事。

在《留德十年》这部回忆录中，季羨林披露了自己在 30 岁时一段

鲜为人知的情事。在德国时，他认识了一个名叫伊姆加德的美丽小姐，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二人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但季羨林却无法让自己全身心地沉浸在爱情的甜蜜中，他是一个已经结婚的人，在国内有妻子和孩子。如果与伊姆加德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或许是幸福美满的，但这样做就意味着自己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尽管自己的婚姻是包办的，是没有爱情的，但他最后还是决定，担起一个男人应该承担的责任，而伊姆加德毕竟还年轻，她以后还会碰到更加合适的意中人。于是季羨林怅然却坚决地独自离开了德国。

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爱情与责任的话题。季羨林为了家庭，为了没有爱情的婚姻，为了一个男人的责任，他没有抛弃糟糠之妻，而是决绝地放弃了自己人生中唯一的一次美好爱情，这样的人生态度，是最真实的谦谦君子风范。

对于季羨林的君子之风，还有好几个流传颇广的段子：

北京大学有一个司机班，他们接送的大人物几乎都是不怎么和他们说话，到了家也是自顾自地走了，只有季羨林下了车之后，不停地道谢不说，还要站在门口目送车子远去。

前几年，北大接受了一笔最大的捐赠，仅仅是古字画就有 400 多幅，就是来自于季羨林。这些文物价值斐然。季羨林捐出的不仅是字画，还有古砚、印章、善本，还有自己毕生积蓄的稿费。

魏林海是海淀区的一名淘粪工人，1997 年迎香港回归时，魏林海与几位乡间书画之友想在自家西屋搞一个书画展，以表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并打算请一位名人写个条幅以壮声色。最初，他找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不料这位小画家傲气十足，根本不屑于为他们题字。魏林海一气之下，发誓非找一位大名人题写不可，于是辗转找到了季羨林。当季羨林知道是淘粪工人求题时，十分高兴，一气呵成了“六郎庄农民书画展”的横幅。此后，魏林海与季羨林竟成了忘年交。

平日里，季羨林走在校园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忽然一辆自行车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问道：

“您是季羨林教授吗？”

“是我。”

“季教授，我没有什么事，我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

甚至是正开着车的年轻人，认出迎面走来的是季羨林，便立刻停下车，打开车门走下来，双手合十，向季羨林深深鞠躬。

这是人们对老人发自内心的崇敬心情，在今天这样的社会中，并不多见了。

这正是君子之风，令人折服。

四、牛棚学者

十年“文革”，对于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可说是一场噩梦，季羨林也没能逃过。在“文革”初期，他因为“两耳不闻窗外事”，所以也“逍遥”了一段时间。但随着“文革”愈演愈烈，季羨林坐不住了。针对一位北大“老佛爷”的倒行逆施，季羨林跳出来说了“公道”话。于是，“老佛爷”的报复很快降临到他头上。

1967年11月30日深夜，季羨林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突然响起的敲门声却把他吵醒了，随即是一群东语系的红卫兵闯进家门。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多管闲事”使得“文革”革到自己头上了。红卫兵们如狂风暴雨般地席卷了季羨林的家，接着又如狂风暴雨般地很快离去。面对被横扫成废墟的屋子、面对被红卫兵吓得瑟瑟发抖的家人、面对曾是自己学生的孩子们的横眉冷眼，慎重思考后的季羨林作

出了他的抉择，决定用自杀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当季羨林正准备服用安眠药自杀时，却又被突然光临的几个红卫兵给“救”下了。这些人把他押去了批斗场，让他尝试了一场既激烈又野蛮的批斗。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的季羨林在痛苦中得到“顿悟”：“一个人忍受挨打折磨的能力，是没有极限的。我能够忍受下去的！我不死了！我要活下去！”

在此后的岁月里，季羨林忍受了无数次的批斗、挨打和谩骂。为了适应不断的批斗活动，他甚至每天在自家的阳台进行“批斗锻炼”，以便于自己对于这种非人的生活能够适应和坚持下去。后来，季羨林说，这样的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回想起来，自己都是欲哭无泪。

在疯狂的批斗持续一段时间后，季羨林被派去劳动改造。红卫兵让“牛鬼蛇神们”自己动手修建“牛棚”，然后再请他们住进自己修建的棚子里。这些“牛棚”都是建在荒废已久的地面上，里面霉气刺鼻。

在“牛棚”里的日子，季羨林每天只能吃窝窝头和咸菜，还得把当天的“最高指示”背得滚瓜烂熟，否则就会挨打。但是，即便把“最高指示”背好了，挨打还是家常便饭，因为红卫兵们总能时不时的找出他的不是，然后再狠狠“教训”他一顿。

从“牛棚”出来后，季羨林被命令看楼门、守电话，成为当时的一个“不可接触者”。在那段被“隔离”的日子里，身体虽然饱受摧残，但季羨林的精神却没有颓废，他偷偷地翻译了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为中印文化交流留下了辉煌的一笔。

巴金曾说，“‘十年牛棚’的一笔账让下一代的历史学家去算”，但是季羨林说不。一本《牛棚杂忆》，把他在“文革”的血泪经历如实地记录了下来。

在季羨林的眼里，牛棚里制造的恐怖气氛同佛教地狱比较起来，都远远超过印度的原版。一想起牛棚里的日月，直到今天季羨林还是不寒

而栗。他庆幸的是这段“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岁月已经远去。但他不愿意这段日子被人忘记，他用自己的方式还原了一段真实的历史、讲述一个血泪的过去。

五、儒雅的教书匠

季羨林 1946 年至德回国后，就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东方语言学系，并担任该系的主任，这个工作他一做就是 40 年。梵语、巴利语是当时东方语言学系设置的第一个专业，迄今为止在国内也仅仅是北大有这个专业。因此，北大的东方语言学系在国际上一直有较大的影响和一定的地位。这个专业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其中包括很多来自日本、美国、韩国的留学生，并且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都颇有成就。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因为年龄与身体的缘故，季羨林基本上不再带课。但是学校的教师和学生都很想再听听他讲课，在大家的一再要求下，北大决定安排季羨林讲一场大型的合堂课。在这场合堂课开始时，季羨林对在场的所有师生说：“我走上讲台时请不要起立，我讲完课后不要起立鼓掌，讲课内容如有错误之处请及时提出来我们共同讨论，有不同见解的可阐述自己的观点，当场不愿讲的可课后约时间单独谈。”当季羨林讲完课离开教室时，下面听课的人很安静，他们既没有离开自己的座位也没有起身鼓掌，而是用崇敬的目光目送季羨林离去。但当季羨林走出大合堂教室时，一阵热烈的掌声顿时响起。这举动、这掌声，是对季羨林他学问的肯定，更是对他人品无比至上的尊崇。

跟随在季羨林身边 50 多年的秘书李玉洁说，季先生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只是一名教书匠。他表示，别人称他为国学大师和学贯中西的学界

泰斗，那是过誉之词。他说自己虽一直在北京大学教西语，但算不上学贯中西，说来说去，也只能算是一个教书匠。

季羨林一生培养了 6000 多名弟子，其中 30 人成为各国驻外大使，可谓“桃李满天下”。他本人一直到 85 岁高龄还开设了课程，可以说几乎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教学工作之中。当年“文革”后，曾有人建议季羨林去中国社科院当副院长，他不去，可是 1978 年让他兼任北大副校长，他却一口答应了。有人不理解地说为什么放着副部级的职位不去当，他说：“什么级别，我脑子里没想过这个！”他什么都不想，只是想当他的教书匠。

作为 6000 多名学子的老师，季羨林以他渊博的学术知识和超然的人格魅力征服了所有的人。

目录

CONTENTS

● 绪 论 儒雅的教书匠 1

一、永远的红衣少年 3

二、学术大师 5

三、谦谦君子 6

四、牛棚学者 8

五、儒雅的教书匠 10

● 第一章 他来自官庄 1

一、月是故乡明 2

二、季家“希望”初长成 7

三、情系北园 13

四、命运的安排 16

● 第二章 北平的苦与乐 21

一、金榜题名 22

二、清华园的求学生涯 27

三、找到人生的方向 31

四、短暂的迷失 35

● 第三章 留德十年（上）	43
一、“镀金”去	44
二、从柏林到哥廷根	51
三、“大师”养成记	58
● 第四章 留德十年（下）	71
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72
二、在饥饿中前进	79
三、辗转回国	89
● 第五章 回到“母亲”身边	99
一、任教北大	100
二、最“闲赋”的系主任	109
三、第一个辉煌时期	118
● 第六章 那段声名狼藉的日子（上）	127
一、短暂的逍遥	128
二、“老佛爷”的报复	139
三、人间炼狱	144
● 第七章 那段声名狼藉的日子（下）	149
一、死里“逃生”	150
二、牛棚里的岁月	155
三、苦中作乐	162

..... CONTENTS

目录

● 第八章 再现辉煌	169
一、劫后重生	170
二、重返哥廷根	175
三、大音希声	180
四、心似明镜	187
● 第九章 季羨林“谈”	193
一、谈人生	194
二、谈师与友	200
三、谈读书与治学	208
四、谈佛	214
五、谈写作	220
● 季羨林大事年表	223
● 编后记	235

..... CONTENTS

目录